

丰收的歌谣

□李富

堆积如山的谷垛
在夕阳里沐浴
秋风扬起
金黄的叶子铺满了回乡的路
稻穗
把一个个弯曲的脊背
连缀成笑语
挂在脸上的微笑
把汗水一滴滴擦亮
锋利的镰刀
正在给春天的犁杖定稿
一幅幅丰收的画卷
镶嵌着太阳的光芒

夜晚的戏台上
碌碌在吱吱呀呀哼唱
沉在肩上的口袋
沉甸甸地喊着浪漫的语句
唯独
一缕炊烟正等待那首歌谣
老酒,已经温热
哦,丰收的歌谣
正在乡村的大地嘹亮

守望着幸福

□李广凤

一轮明月
洒下一地相思如水

为千万个家庭守望着幸福
而他们远在团圆之外
那是边防战士的情怀

穿上军装的那一刻
便注定了与众不同
我崇敬你们,朝气蓬勃的男子汉
经风吹雨打之后
黑红的脸膛,健康的肤色

星空灿烂,皓月当空
一声互报平安的问候
一句轻声的叮咛
撑起人间大爱

躺在秋天的怀里

□布日古德

羊群盯着草原
藏羚羊盯着胡杨
村庄场院里的农民
找到了丰收的原点和半径
河里洗澡的鸭鹅叼出几条小鱼
夕阳下秋天扎着花格格围裙
孩子一样兴奋地跑下山坡

今年的秋天
比去年还结实、还肥
乡间的柏油马路,羊肠小道儿
被挤得七棱八瓣
调皮的山羊跳到路边的树上
赶山的人,背着蘑菇、榛子
回到处暑、白露的后院

躺在秋天的怀里
香甜和温暖都在阳光下倒嚼
像极了我的一个美梦在叶儿的枕边
昨晚、今晨,深秋闻着艾香
为稻草人换了一套新装

风住草尖上

□高坚

每一棵草,都有一顆心
每一棵草尖上,都收留一缕风
那些风
一定是在散秧的经卷里流浪出来的
从鹅黄开始
到枯黄结束
那些草尖上的露珠
是牧场的风盖的一座座宝刹
星星和月亮在里面坐禅
神话可以流传,永恒的是牧场的风
翻开又合上,合上又翻开
是牧场的四季
牧场的风,在草尖上
自己剪辑自己的故事

诗塞境外

□林子

夏秋之交的河套平原上,青黄
交织,一派丰收景象。纵横交错的
条条灌渠在广阔的平原上描绘了
优美的几何图形。

九曲黄河十八弯,最大一弯在
河套。在贺兰山脚下,黄河先是由
东北流,继而向东流,再折向南流,
形成了马蹄形大弯,其周边地区被
形象地称为“河套”。

河套主要分两块,狼山以南
为后套平原,大青山以南为土默
川平原。后套平原,也称巴彦淖
尔平原,在磴口至包头西山嘴之
间,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这里
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但降水稀
少,自古以来靠引黄河水灌溉,
农业发达。土默川平原,因明清
时为土默特部居地而得名,又称前
套平原或呼和浩特平原。西起包
头乌不拉沟口,东至蛮汉山,北靠
大青山,南抵黄河及和林格尔黄
土丘陵,是一片沃野之地,黄河一
级支流大黑河蜿蜒其中。

黄河流入河套平原后,在今磴
口县的补隆淖西北分为南北两个
河道,南河道为次河道,即现在的
河道,北河道为主河道,叫乌加
河。那时的黄河,沿着阴山脚下
缓缓东流,通过色尔腾山和乌拉
山之间的山间盆地——明安川,从
包头昆都仑河转头向南。

其实,在平静的河流下,地壳
运动从未停止。资料显示,阴山
山脉一直在上升,河套平原持续
下陷。于是,到了清朝初期,乌梁
素海区域超出了黄河流淌的高度,
河流在此受阻,无法东流,于是
转弯向南,形成了一段北南走向
的河道。这是黄河在这里的第一
次改道。

同时,在河套西北部,阴山与
贺兰山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缺口,
这个缺口形成了一个西风通道。
特别是乌兰布和沙漠的风沙长年
入侵和挤压黄河河道,加上狼山
洪频发,大量山石滚落、堆积,使
乌加河河床持续提升,最终于1850
年乌加河被堵塞15公里,使北
河道断流。黄河主流流向南河道,
黄河第二次改道。

黄河两次改道,成因在于阴
山。

□石毅

北方冬的原野萧索苍凉。一
群南迁的雁阵从头顶掠过,将响
声撒在空旷的土地上。循声而去,
原野上冒出一片星星绿色。哦,
那是一群清新脱俗的麦子。

寒露时节,黄豆、玉米、稻子
、高粱纷纷归仓,田野空旷而寥
寞。父亲怀抱笆斗,迈着坚实的
步伐,麦粒从他不停摆动的手臂
如雨飞出,落在肥沃的土地上。
雪亮的犁铧划出道道诗行,麦粒
钻进波浪的泥土。在秋雨的润
泽下,麦针刺破坚硬的土块,指
向苍穹。秋阳里,麦苗从点点滴
滴到挨挨挤挤,以集体的力量彰
显其生存的壮阔。

被安放在冬天的麦子,要面对
寒霜重露的压迫与长夜的围困,
经受凄风苦雨的考验与冰冻的摧
残。同是活生生的生命,我能感
受到有血有肉的麦子身体的疼
痛与巨大的隐忍。但身逢逆境的
麦子像孪生姐妹,相互依偎,彼
此扶持,一起加油鼓劲,以磅礴
的绿意显示宏大的气场,以莫
大的坚忍静候春天的来临。

麦子的身上没有娇气与冷艳,
在风霜雨雪中蹈光弄晦,铸成松
竹梅一样顽强不屈的性格,莲
花般洁净的灵魂。在所有的庄
稼中,麦子一身傲骨。

麦子最幸福的时刻是冬日落
的几场雪。洁净的雪像襁褓裹
着麦子。麦子在积雪的呵护下,
闻着荠菜的香味酣然入梦。

父亲起个大早,在白雪覆盖
的麦地撒一些尿素,给麦子补
充营养。农谚云:“冬天麦盖
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麦子把雪的抚爱与人的善举化
作行动,来年结出硕大的麦穗
予以回馈。

麦子的豆蔻年华在风吹麦浪
的阳春。

冰消雪融,冬去春来。麦子的
脚下,泥土松软。“春分春分,
麦苗起身。”几场春雨后,渠
渠埂很快被染绿,清纯的麦苗
像喝了油,吃了蜜地疯长。相
依相扶,挨挨挤挤的麦子绿遍
原野,轰轰烈烈铺向天际。

纵横阡陌似江南

——黄河纪行⑥

古老的阴山山脉横亘在内
蒙古中部和河北省北部,由大青
山、色尔腾山、乌拉山、狼山等
组成,呈东西走向。山脉最大特
点是南北两坡不对称,南坡断
层下陷,直落1000米,降至河
套平原,北坡和缓,逐渐隐没于
内蒙古高原。阴山山脉处于温
带半干旱区,是一条重要地理分
界线,山脉南北降水、气温、风
力等都有很大差异,山脉以南
是富饶的河套平原,山脉以北
是内蒙古典型草原和沙漠、戈壁。
阴山作为北部重要的天然屏障,
保护着我国西北、华北的生态
安全。

黄河的两次改道,造就了乌梁
素海。

乌梁素海宛若一颗璀璨的明
珠,镶嵌在河套平原东端。乌拉
山南麓气候干旱,长年不断的西
风裹挟着风沙一路东行,而乌梁
素海却静静卧在这里。据史料
记载,一千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
草原。由于黄河第一次改道,东
流受阻,急转南下,在这里冲出
了一片大洼地,形成了积水洼,这
就是乌梁素海的前身。水注岸
边长满了红柳,于是当时人们称
之为乌梁素海,蒙古语意为“红
柳树湖”。后来,随着河套灌溉
规模的扩大,已经废弃的乌加
河故道成了天然的退水通道。各
大渠道退水都经此汇入乌梁素
海,加之黄河经常洪水泛滥,使
乌梁素海最终成“海”。

乌梁素海已成为内蒙古西部
天然屏障,重要的生态坐标。它
西有腾格里沙漠、库布其沙漠
和乌兰布和沙漠,且三大沙漠年
年向东滚动。因为有了乌梁素
海,使沙漠止步于包头以西,让
周围的一切因其而改变。在乌
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
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

黄河从磴口县的巴彦高勒流
入平原,到清水河县喇嘛湾出
境,长550公里,河道逶迤,河
曲发达,河床坡度小,水流平
稳,利于农田灌溉。早在秦代,
这里开始屯兵移民,引黄河水
灌溉农田。汉武帝时设朔方郡
和五原郡,后又置云中郡、定
襄郡,郡下设县,内地移民纷
纷跟进,当时引黄灌溉发展迅
速,农业呈繁荣景象。此后,河
套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与草原游
牧政权反复争夺、拉锯的地方,
使这一带在

随麦子四季起舞

麦地里,有散发着香气的小
蒜,带刺的七七牙,雪花花的芥
菜,吹着粉色喇叭的打碗花,
戴着紫红花冠的野豌豆……

麦地里,还有飞毛腿蜘蛛,
精灵古怪的花斑蝥,一身绿衣
的纺织娘……

麦田,蜂闹蝶舞,成团的小
飞虫欢聚一堂,蓝天衬着纱巾
似的云朵。云雀悬浮在半空
中歌唱,成群的燕子演绎着千
姿百态的舞蹈,呼应着时起时
落的暮鼓蛙鸣。

面对一大片牵牵连连、接
天连地,在风中时起时伏、沸
腾起舞的麦子,脑海里总是情
不自禁,浮想联翩。

那是一片没有礁石与暗流
的沧海。村庄像漂浮在麦浪
中的岛屿,在一阵阵起伏跌宕
的浪涛中荡漾。幼时,我们无
数次跳进这汪洋中翻滚嬉戏,
然后带走一身麦叶的清香。

倘若薄雾笼罩,麦地别有一番
情趣。远处的村庄飘渺如烟,
影影绰绰的人影,时起时落的
鸡鸣,宛若海市蜃楼。

每一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
麦子都是技艺超群的舞者,伴
随风神的节拍,翩跹起舞,让
人想到暖阳、和风、甘露、汗
滴、天籁的声音。

那是童年的我最喜欢的橄
榄绿。戴着柳条帽潜伏其中,
我就成了一株麦子,跟朝气蓬
勃的麦子一起共舞,缠绵的风
送来芬芳的味道,满耳都是天
籁,满眼都是画意。

风和日丽的日子,麦子快乐
地成长着,长高,拔节,绣穗,
扬花,灌浆,直至脱胎换骨。

俗语云:“麦怕胎里风,谷
怕老来雨。”“寸麦不怕尺
水,尺麦怕寸水。”肆虐的
西南风与连绵的雨水,都可能
使麦子突然跌倒,让新生的
麦穗跌进干瘪与枯槁。一株
麦子,一片麦子,乃至一块麦
地惨遭不幸。

每值此刻,父亲寝食不安。
他时常孤独地站在麦田里,
用粗糙的手掌轻抚病怏怏的
麦子。

这些麦子浸透了父亲太多
的心血。犁地,播种,施肥,
除草,打药……父亲那样虔诚,
细致入微。

农区、牧区之间交错、变换。
南北朝时期,呈现“敕勒川,
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见牛羊。”壮美的自然风光。
两千多年来,但凡出现和平
、安宁的社会环境,河套地区
农业就会出现开发热潮。

元明时期,河套地区变成草
原畜牧业区。到了清代中后
期,山西、陕西移民“走西
口”,河套平原成了他们最先
落脚地和农业开垦区,推动了
新一轮灌溉农业的发展。到
了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
年至1908年),引黄灌溉已
成规模,建成了永济渠、长
济渠等八大灌渠,灌溉农田达
到300万亩,河套平原成了
我国西北最重要的农业区。

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将军
屯兵于此,兴修水利,成果斐
然。然而,由于缺少规划,渠
系紊乱,无坝自流,常常是旱
时水不进渠,汛时泛滥成灾。

新中国成立后,河套灌溉农
业发展进入了黄金期。1961
年建成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
这是河套水利建设史上的里
程碑。工程建在黄河上游干
流上,位于河套平原和乌兰
布和沙漠交界处。这是一个
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防
凌等综合功能的大型水利枢
纽工程。拦河坝全长309
米,形成了总干渠的有坝自
流,结束了河套平原无坝自
流灌溉的历史。

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
大力推动了河套灌渠发展。自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河套地
区不断进行灌溉系统建设,
现已形成500多公里的总干
渠,灌水干渠5道,排水干渠
13道,支、斗、毛渠成龙
配套,纵横交错,从根本上解
决了河套平原1000多万亩
引黄灌溉问题。创造性地变
黄河水害为宝贵的水利资源,
形成了名扬天下的“塞上粮
仓”。

今天的河套平原,渠网纵横,
绿荫绰绰,瓜果飘香,充满
着勃勃生机。

人山文水

他对麦子的深爱远甚于对我
们关心。五谷杂粮养活了父
亲,然后父亲养活了我們。在
我的心里,麦子不仅是我们的
恩人,更是我们的亲人。

站在麦地的父亲,像一株精
瘦的麦子。

阳光或月下,麦穗从袍衣
里一点点鼓出来,芬芳的气息
弥散在空气里。风一吹,十
里飘香。村庄、河流、道路
、树木、阳光、月色,甚至
连梦都是牛乳般的香气。麦
子可能有长短不均,胖瘦差
异,但每一株麦子都那么精
神抖擞,器宇轩昂。

一株株修长的麦子擎举着
一根根锋芒乍露的穗子,铺
天盖地。

火红的太阳一天天热烈起
来,不断锤炼这支稚气的队
伍。热风一阵阵吹来,麦浪
如潮。布谷声催,飘在村庄
前后左右。麦子像刷了一层
油彩似的,田野里遍地金黄,
麦香扑面。

收完麦子,父亲把打下的
麦粒晒干扬尽。

被碌碡轧过的麦粒变得轻
盈如棉,洁白雪亮。苦苣、
烤火、床铺、草枕、鞋壳
……草草填满日子的角角落
落。

麦子在最热闹的夏季离场,
把生活舞台慨然让给稻子、
玉米、红薯、大豆、高粱。

离场的麦子一部分步入人
间烟火,一部分走进安静的
粮仓。

麦子在萧瑟的秋风中播
种,在冰霜彻骨里坚忍,在
乍暖还寒的春天拔节抽穗,
在炎炎夏月灌浆成熟。麦
子是诸作物里,唯一经历春
夏秋冬四季轮回的庄稼。麦
子的一生是真善美的一生,
普通而神圣,朴素而高贵,
哺育人们的血脉与精神。
自古而今,人们把麦子唤作
小麦,也尊为麦子。

絮语怀

落在山腰的红云彩

□赵德忠

深秋的红叶,像落在山腰
的红云彩,随风舞动着火红
的身姿,渲染着秋景。

秋色,在酝酿相知的佳酿,
共醉酡红的流年,踏着秋
的旋律,用火红的深情,在
心底燃烧,给岁月一个回
眸,在浪漫中追寻美好,在
目光中闪烁辉煌,给人一个
鲜艳靓丽的世界。

秋风萧萧,红叶纷飞。远
望窗外,似火的红叶映入眼
帘,满地的枫叶牵动着心
灵,撩拨情感的思绪,书写
壮美的人生。我,愿化身夜
空中的点点繁星,点亮夜
行的光明,用灼热的红、秀
丽的黄、浪漫的紫编织幸
福。

唐代杜牧的诗:“停车坐
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
花”,诗情画意,包含着人
们对秋色的钟爱之情。秋
叶以傲然不屈的身姿,在
萧瑟的秋风里,开始慢慢迎
接寒冷的考验,不知不觉,
下一个季节悄然降临,真
不忍心秋之静美如此飘然
离去。

红叶,其实也是秋天的一
种心情,是大自然的一种
最清新的感动。踩着枯
叶铺就的路上,倾听破碎
时的声音,观赏丝丝凉
风,轻盈地穿过树林时
卷起苍老的叶子,感受
说不出的惬意。那些千
百的绿叶如同喝醉了酒
似的,随季节的风铃踏
歌起舞,成就了秋色的
美景,深深地思索往事,
无言的沉醉在思念的
情怀之中,如诗般地轻
捻着时光,用心去释
然,像翩翩起舞的蝴蝶,
抖落满腔柔情,渲染
大地的艳丽,仿佛手
中挥舞的彩带,如同
天女

散花,醉了秋色,染了
人间。

红叶,为大地缠绵布景,
为秋天渲染一笔艳丽。
一阵微风吹来,难免
显得有些凄凉。正像
凄美的爱情故事,凋
零的叶子最让人凄
凉。“缓缓飘落的
红叶像思念,我点燃
烛火温暖岁末的
秋天”,努力划出
最美的弧线,然后
轻盈地回归大地,
散发出泥土的清
香。

红叶,经过饱经风霜
的磨练,装点了
满山的秋景。以
片片红艳,承接
赞美的诗句,让
人相思回味。在
阳光的照耀下,
犹如一团火焰在
燃烧,犹如“飞
焰欲横天”。好
似害羞的少女,
在一阵微风吹
过,如同天女散
花一般,给人一
种心旷神怡的
感觉,如同走进
花的海洋,在
明亮、宽阔的
蓝天之下闪烁
辉煌,显得更加
惹人喜爱。

红叶,在人们心中
是一种精神象征,
由于它的非凡
性,人们用它来
象征坚毅。虽然
失去了夏日的
翠绿与鲜艳,但
依然显示着生
命的光泽与
艳丽,让人陶
醉在仙境中,
感受凝重与
惆怅。

红叶,在落地的那
一瞬间,它的生
命几乎失去,
可是也有一些
多情的人,将
她作为书签
夹在书中,或
作为标本,赋
予她生命的
延续,显示其
饱经风霜而
不衰竭的
光泽。

风且吟听



秋韵

李陶 摄

毛忽洞寻“宝”

□张志国

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坐落
于阴山北麓“高台梁”脊地。
听说这里毛忽洞的李茂,藏
有珍贵的《对联本》,于是
慕名前往寻“宝”。

毛忽洞是自然村落,具有
悠久的历史,历来以农耕
为主。早年来这一带开
垦种地的是李茂的姥爷
刘蛇,村里的刘蛇窟因
刘蛇而得名,后来刘蛇
窟也叫锁锁窟,却是因为
李茂的父亲李增荣(小
名李锁锁)在此地承
继岳父之业。

毛忽洞是蒙古语,意为
“不大好的井水”。可
见此地曾有泉水,人们
聚泉水而居,才有了这
个自然村。

对于李家的家世,李茂
所知有限。他说,李家
祖籍山西代县,祖父李
子华三十来岁从老家
来后套,当时李茂的
父亲李增荣年仅5岁。
而李增荣补充扩写
《对联本》的时间是
1928年,由此推知,
李子华走西口来后套
的时间,大约在清光
绪年间(公元1875
年至1908年),即
乌镇兴盛时期。

清咸丰年间(公元
1851年至1861
年),晋商代表山西
乔家大院兴起,带
动了北方商业的
发展。一些晋商
商号在包头设立
分号,开辟对
库伦(今蒙古国
乌兰巴托市)的
买卖,并建立
两条商业通
道,其中一条
经乌镇、海
流图镇、甘
其毛都到
达库伦,乌
镇成为对
外贸易的
重要驛站。
清光绪年
间,晋商
根据其周
边乌兰
敖包取
名乌镇,
从此乌
镇之名
沿用下
来。至1921
年,乌
镇商业
进入鼎
盛时
期,商
号林立,
其中有
18家
大商
号,成
为名
噪一
时的
塞外
名镇。

至于李茂祖父留下的这本
《对联本》,李茂说
不出什么
缘由来,用
他的话说,
父亲在世
时从未说
过这方面
的事情。但
《对联本》
的抄写,肯
定是其祖
父的手迹。
祖父李子
华写一手
好字,父
亲李增
荣也曾学
习家传的
书法,只
是由于
祖父去
世早,父
亲的书法
又以自
学为主,



《内蒙古文艺》客户端



《内蒙古文艺》微信公众号

康文续脉